

行進在西線

從太原到臨汾——



抗戰動員叢刊

線西在進行

——汾臨到原太從——

著 虛 天

行刊社版出衆大口漢

1938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著者

✓
王

虛

出版者

漢口太衆出版社

總發行所

漢口交通路生
成南門外六三號

分發行所

長沙東長路二百另二號
廣州鹽運西路二巷九號

經售處

生海雜誌公司
華中圖書公司
新華圖書公司

行進在西線

——從太原到臨汾——

目 錄

一	在太原	一
二	一個漢奸	七
三	慰勞傷兵	一二
四	一位司令	一五
五	夜行軍	二〇
六	一個房主	二四
七	冀邨之夜	二九

行進在西線

——從太原到臨汾——

一 在太原

太原抖索在恐怖中。

每天早晨，太陽還被不會退盡的陰暗所阻壓，勉力掙扎着散發些微曙光的時候，淒厲的警報，就把人們由僅有的夢的幸福中擲出來，驅趕着直往土洞裏竄去。

上燈的時候，街上才有行人，店鋪才開。

我們原來把到太原的工作，當我們暫告一段落的最後高潮，這樣，計劃便不能

實現了，只儘可能地進行着一般的工作。

十三日全體到「山大」參加總動會請周恩來和丁玲演講，十四日二時又出席總動會主持的歡迎我們的茶話會，四時多，因與閻司令長官有約，丁玲奚如克寒我和兩位女同志便早退席。

到綏署，交際科員把我們領到會客廳，坐着等了一會，閻先生來了。

他穿着灰呢夾袍，態度和我過去所印象着的一樣，溫和而慈愛，頭髮禿白了。我們站起來和他招呼了，便一同在一張圓桌上坐下。他看着名片認識了各人，我們便開口問他最近各路的戰況。

閻先生對我們像都是他的舊相識一樣，不拘泥，不客氣，也沒有司令長官的派頭，他的話音很低，很懇切，但清楚又詳細，他將敵我兵力的配備和最近雙方的情勢，戰爭狀況，有條有理的講析給我們聽。

把各路各線的戰況講完，閻先生又和我們講，這次在忻口是有過一個對敵人的

殲滅計劃的。因為敵人直大胆魯莽的衝入內地，正是給我們一個殲滅他的機會，我們有了佈置，由東路截斷他的後路，再由各面包圍，雖不一定能完全將敵聚滅，至少會給他一個嚴重打擊，甚至我們就想趁勝直上，很容易就可以收復平津，因敵的主力都進來了，後防十分空虛，可惜敵人援軍太快，相反的我們調遣不靈，我去求的部隊不能按日到達，而至沒有成功！

閻先生說着，不勝嘆惜機會之難得，我們在閻先生的談話裏，聽說到山西軍在前線受到挫折的種種原因，我們便問閻先生的意見。閻先生非常正確的指出了：最主要的是組織腐舊，大部分的將士沒有政治上的覺悟，尤其是一部分指揮官，他們大多是抱着昇官發財思想，這次碰着敵人火器利害些，便不肯拚命。

談到政治，又談到關於我們一路中所見到，有些地方並沒有奉行了上面開明的指示，仍因襲着過去的習慣，因而像組織民衆，武裝民衆等，都沒有得到很好的展開。同時我們還問了犧盟會公道團兩個領導民衆運動，努力軍民合作團體的磨擦等

，閻先生都給了我們非常清楚透闢的答復，說明了這些都是有牠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根據，只有慢慢的在抗戰過程中來促其改善和進步。

閻先生每個問題的答復，都使得我們非常滿意，問題一直進行了個多鐘頭，因為方才李宗仁將軍來了等着，我們便告辭出來，我們都異口同聲的說：閻先生懂得很多。

每天的工作日程沒有具體規定，因為沒有行軍，生活上顯得有些安靜；因為沒有公演，工作上也鬆弛些。宣傳股是這樣，通訊股也這樣：因為除了採訪和寫通訊外，不幫宣傳股的工作，也顯得時間荒餘起來。

十六日飯後，我準備到犧盟會找朋友。到街上什麼人也不見，大約又是發過警報了，只是我聽不懂。在一家報館門前立着看報，飛機在我頂上旋飛得並不高，機關槍猛烈地響着，子彈頻頻地往我身邊墜落，因為它們落下時不很有力，我毫沒有恐怖的感覺。

等了半天等得不耐煩了，警報老還不解除，敵機的聲音，時遠時近。我索性走到礮盟會去，剛好門一推就開了，我找的朋友也在家，他驚奇地把我挽到客廳裏，問我爲什麼警報響還出來，我說我不知道，並且也不怕飛機。他警戒了我許多，說敵機如何利害，又說不避飛機不好，警報響了在街上跑是很危險的，而且容易使警察誤會爲漢奸。

後者，我倒是有注意了。

我們正歡談着別後，外面機槍，高射砲，飛機，又從新熱烈地漲起了交合的巨響，簡直把全世界佔領了。猛然轟轟轟……一陣子響，屋顫地震。我的朋友禁住聲，往桌下一竄。我想破片流彈無眼，也坐到一旁的麵袋上去，我看着桌下的朋友笑，但他只顧插着頭了。

聽說是炸離此不遠的東門內兵工廠，救護車悲慘的叫着奔馳的聲音，告訴了我們今天有了損傷。

我們走出來到被炸的地點去看，沿途担架，洋車，載着受傷者，血污染在他們油垢的衣上，褲上，有的炸斷了腳，有的臂部沒有了，像血淋淋的豬肺。受傷者的臉，陰綠無活力，有的悲涼而低微的叫着，有的已然昏去了：他們全是西北製造廠汽車部的工人啊！

我們到了被炸的地方去，有幾顆炸彈深深地插在土裏沒有爆開。城牆和牆壁上，都打上了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窟窿；有一個郵筒，半寸多厚的鋼板都打了洞穿。這便是日帝國主義者對手無寸鐵的我們民衆所宣揚的王道。

十七日晚間我們到航空隊去參觀，航空司令給我們講空戰的情形：說我們的空軍是很有神威的，但我們飛機和人才有限，到現在却損失得差不多了。同時很憂心地說：太原只有十架輕轟炸機，每天白天飛到敵陣地去轟炸，晚間回來，有時停這兒，有時停太谷，有時停到別的地方去，敵人到這兒來找過多次沒找到。他希望中央補助的驅逐機快來，但他知道中國空軍本來就弱，目前別的地方更其需要，他

希望幫助我們國家的飛機早些來，同時也希望八路軍迂迴到敵人後方，燒毀一些，這樣，他才有更多的辦法。

二 一個漢奸

十八日早晨，我們又到綏晉公署去赴趙戴文主席的約會。

在會客廳等候着，趙主席很快地出來了，一見我們，老遠地就天真而熱情的作揖打拱，口裏一連的說：

「哦哦！你們有精神，我真佩服，你們辛苦，我應該向你們致敬！」

七十多歲了，但頭髮還不很白，精神很好。我們還沒提出問題，他首先熱熱的發揮了一陣他的抗日議論，是站在正義感的立場說話，發了一大陣之後，問我們：

「你們覺得我的意思怎樣？你們可以指教我！」

「趙主席的意思，一般都很好，我們很同意！……」他的謙恭，使我們感到難堪。

我們的話還沒講完，他却又說：

「是的，我七十多歲了！我覺得我能夠用老命和敵人拚，是最快活的事！」

老人家這樣熱誠的說，我們想把問題中心移到我們原來計劃的要知道山西政府的實施等上來。丁玲提出了問題，趙主席答應以後以書面答復。正在這時，警報又來了，交際科員來催避飛機，老人家似乎不願離開我們，老不肯走，經交際科員說明近日敵機的目標是朝着綏署時，他才命交際科員招呼我們，並說明將介紹一位在這兒做祕書的太原日報記者給我們，他對於新聞事業及太原一般的情形，特別是文化，是比較清楚些，可以和我們談談。

我們去的地下室，是新建辦公的三層樓底，水泥鋼筋的堅固建築，曲折而延長，可容幾千人。可惜上面的屋子還沒有裝修完竣，否則還可以辦公。

解除警報後，我們就在原會客廳與那位新聞記者的祕書談着話。一會，交際科員向我們說：有一位馬參議，革命理論懂得很多，想來見見我們，和我們談談。我們知道所謂的馬參議也者，就是著名中國托派主首張慕陶！

當然，我們正希望找點漢奸材料，張是被日本特務機關特別提出來要利用的人，也想聽聽他的論調，怎樣特別爲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歡迎？他既然以馬參議的資格求見，我們也就當馬參議接見他。

一會，一位肥頭圓眼濃眉黑鬚的大漢閃進會客廳來，在介紹聲中，我們也立起來假意地招呼着這位不敢以真實面目和姓名見人的人。跟着他進來的，是一位嬌巧玲瓏的女人，介紹的人向我們介紹說是馬太太。

「馬參議」用兩隻手挺着腋下的背心，神氣十足地打開了他的話匣子。

客套話談了之後，問題來了，他和我們談着抗日的問題，和中共的主張，我們不是代表中共和他接談，我們曾在一些社會科學書籍裏讀到些馬列社會主義的學說

，在談話的時候，隨便的例舉着我們所能知道的，以及中共在各報刊發表的主張和議見。

他主要的理論是說，無產階級是中國的新興階級，但中國現在沒有無產階級的武裝，現階段的革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因而中國的革命，現在還沒有以無產階級做主導。他說：××黨是資產階級的黨，中國××黨是農民的政黨，却不是最進步的革命政黨，他說八路軍是中共領導的，所以也不是最進步的革命軍隊！八路軍的成分是以農民佔多數。我們都笑了，奚如說：希特拉的軍隊，是否全是資產階級的子弟？但我們却不會作這樣理解，因為希特拉分明是受資本家支配，法西斯蒂分明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為資產階級所領導。

他無言可答，東咬西唔的胡亂拉扯，我看着他的太太急得來向他代我們解釋，像覺得做這樣一位馬太太，真有些兒羞恥似的。

問題又談到民族統一戰線上來。他說，原則上，他是贊成統一戰線的，但無產

階級和資產階級是基本的一半，反日，只是一民族革命；反漢奸，漢社會革命，一半的民主

我們說：今天主要階級，同時要當亡國奴資產階級也大部分是反找到幫忙，才能完成今得太高，漂是漂亮，動奸的作用！奚如同志特內亂，張慕陶之流還鼓會。他老臉厚皮的說：

每一提出問題來，總給他駁得臉紅筋漲，極力來牽就我們，但狐狸尾巴總是要露出來，不能自圓其說，最後落荒而走的說：我們之間，漸漸接近了，還有點不同，以後再談。

我們想：漢奸理論和救國理論，沒有一點相同之點的，只惜他以一個假面孔見人，更多的具體材料我們還沒所得。

三 慰勞傷兵

由綏署回來，丁玲要我把我們分頭寫好的長篇通訊縮成幾千字。晚飯後到傷兵醫院去慰問傷兵。

傷兵們見了我們，大約因為興奮，每人都顯得十分高興，但似乎看見我們沒有帶什麼慰勞品去，圍上來又走開了，嘴裏很掃興的噥咕着，見我們的女同志，說着